

曾国藩与洪秀全

对手眼中的对手

曾国藩与洪秀全无疑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特殊影响的人物，一个曾被时人誉为“中兴第一名臣”，一个则被孙中山先生赞为“反清第一英雄”，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两个阵营的殊死较量，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作为曾经风云一时的对手，两大阵营各是如何看待对方的，自然不只是猎奇觅趣之资而已。

喻凡 主编

湘潭大学出版社

曾国藩与洪秀全

对手眼中的对手

喻凡 主编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手眼中的对手：曾国藩与洪秀全 / 喻几凡主编.
—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1
ISBN 978-7-81128-376-1

I. ①对… II. ①喻… III. ①曾国藩(1811~1872)—人物研究 ②洪秀全(1814~1864)—人物研究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6082 号

责任编辑：王晓园

封面设计：罗志义

出版发行：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0731-58298966 邮编：411105

网 址：<http://xtup.xtu.edu.cn>

印 刷：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7

字 数：309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28-376-1

定 价：25.80 元

(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

前 言

曾国藩及其所领导的湘军与洪秀全及其所领导的太平天国，在中国近代史上，无疑是一对典型的对手。以个人而言，二者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备受人们关注的风云人物，而就所属的集团而言，二者所代表的，又正是进行了十多年殊死拼杀的两个对立阵容。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是在清朝政府统治腐朽、民不聊生之际揭竿而起的，其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持续14年，纵横18省，从根本上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洪秀全也因此而被孙中山先生誉为“反清第一英雄”；而曾国藩及其领导的湘军，在晚清王朝遭遇空前的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时，平定了洪秀全发动的这场“叛乱”，再造了“中兴”，作为主帅，他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了所谓的“中兴第一名臣”。

再就整个中国近代人物的研究而言，无论是研究之盛还是成果之丰，曾国藩和洪秀全也都是居于前列的。各种各样的传记、评论、小说，可谓琳琅满目。其中有不少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成为了经典。而对二人评价的观点之多，分歧之大，不仅在近代史上，甚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又都是很突出也很典型的。然而，纵观近代以来对二者所进行的研究和评价，固然视角已经很多，涉及和讨论的问题也已经很具体，但偏偏还有那么一个方面，是人们一向很少注意的，那就是作为对手，他们及其所在阵容相互之间是怎么看的？另有游离于二者之间，时而旁观，时而同情，时而支持，时而为敌的洋人，对他们又分别怎么看？我们认为，无论是出于好奇，还是作为一个研究的视角，对这种来自对手眼中的看法加以搜集和研究，都是不无参考意义的，这也正是我们编辑本书的目的。

本书的编辑，采取从各种文献中博采材料，分类编排的方式。因为材料分散，有的主题又不是很鲜明，所以在材料的采收上，我们就力所能及的范围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搜索，在具体的编排上，则尽可能择取其要。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介绍对手眼中的曾国藩，选编太平天国一些将领对曾国藩的评价；下篇介绍对手眼中的洪秀全，选编当时的官僚集团、文人集团对洪秀全所作的评价，同时附编了一些史志中的相关记载，并从附录的形式选编了洋人对曾国藩、洪秀全的评论。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在编辑中，对于每一个评论者，凡是有材

料可寻的，都作了简单的介绍，对于所收的每一条材料，除注明原出处外，都根据主要内容拟了标题，作了点评，对文中某些生僻的字词，也作了一些简注。

由于成于众手而编者能力有限，所以在资料搜集的全面性、注释的准确性、点评风格的一致性和观点的创新性等方面，定然都存在很多的欠缺，因而希望能在为广大学者和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的同时，得到各位的批评指正。

编者

二〇一〇年七月

CONTENTS 目 录

对手眼中的对手

曾国藩与洪秀全

上篇 对手眼中的曾国藩

一、洪秀全	5
二、石达开	8
三、李秀成	11
四、陈玉成	24
五、洪仁玕	27
六、赖文光	32

下篇 对手眼中的洪秀全

一、曾国藩	39
二、曾国荃	56
三、彭玉麟	58
四、左宗棠	60
五、李鸿章	69
六、骆秉章	76
七、李星沅	78
八、周天爵	82
九、向荣、许乃钊	84
十、赛尚阿	86
十一、邹鸣鹤	89
十二、沈葆楨	90

对手眼中的对手
曾国藩与洪秀全

十三、李元度	92
十四、庄受祺	94
十五、张德坚	96
十六、杜文澜	100
十七、张凯嵩	111
十八、苏凤文	112
十九、周尔墉	114
二十、陈徽言	116
二十一、张汝南	118
二十二、沈懋良	121
二十三、谢介鹤	123
二十四、周邦福	125
二十五、张晓秋	127
二十六、曹大观	128
二十七、陈思伯	129
二十八、夏燮	131
二十九、王定安	136
三十、汪堃	139
三十一、谢兰生	147
三十二、左智	149
三十三、庄棫	151
三十四、赵烈文	153
三十五、梁慕邹	156

三十六、李圭	158
三十七、李滨	162
三十八、容闳	169
三十九、覃元芬	172
四十、半窝居士	174
四十一、涤浮道人	176
四十二、谷农退士	180
四十三、明心道人	182
四十四、古越隐名氏	184
附：史志记载	186
（一）《清史稿》	186
（二）《浔州府志》	205
（三）《平南县志》	211
（四）《临桂县志》	212

附录 洋人眼中的曾国藩与洪秀全

一、洋人眼中的曾国藩	218
（一）赫德	219
（二）丁韪良	220
（三）马士	222
（四）戴德生	226

对手眼中的对手
曾国藩与洪秀全

(五) 镄斐迪	228
(六) 西华	231
二、洋人眼中的洪秀全	237
(一) 麦莲	238
(二) 普鲁斯	239
(三) 富礼赐	241
(四) 罗孝全	243
(五) 霍姆士	248
(六) 霍尔	250
(七) 慕维廉	251
(八) 霍布森	253
后记	260

上篇 对手眼中的曾国藩



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是从在世时及身后的成就和地位，还是从其所产生的影响与得到的评价来说，曾国藩无疑都是一个举足轻重而又极为奇特的人物。就其生平行事中的是是非非以及由此而引出的争议而言，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诸多有影响的人物中屈指可数的。因为正是他的横空出世，才帮助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政府力挽狂澜，在镇压了席卷半个中国、存在了十多年的太平天国后，又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而他本人不仅因此成为了晚清王朝的中兴第一名臣，而且成为了清朝立国两百多年中成就最大、权位最高的汉族官员，还是唯一一个被破例封为侯爵的文官。又因为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杀人无数，而此举对中国历史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不同的评判。所以还在其在世时，他的行为就已经是毁誉参半；到了他的身后，关于他的成败得失与是非曲直的评价更是充满了争议，甚至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况。譬如在和他同时期的人物中，胡林翼曾评价他“忠义冠世”、“有武侯之勋名”，彭玉麟推崇他为“经师人师”、“武乡第一流”，左宗棠在给他的挽联中认为“谋国之衷，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甫；同心若金，攻错金石，相期无负平生”，王先谦则称其“用文学起家督师，为中兴勋臣冠”；而在当时的百姓中，他还在刚刚出而平乱之时就得到了“曾剃头”、“曾屠夫”的恶名。在他去世之后，梁启超曾评价他：“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之大人也；岂惟我国，抑至世界不睹之大人也。”早期的革命家章炳麟（太炎）则评价他“誉之则为圣相，谥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而陈天华则“遇乡人称颂胡、曾、左、彭功业者，辄欲唾不顾，而面有愧色”，谭嗣同、唐才常认为他“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为天下笑”。另外，蒋介石在教子时曾一再强调“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札”，在告诫部属时也强调“曾文正家书及书札……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自己则将《曾文正公全集》和《曾胡治兵语录》常置案头，认为“要报国复兴，就不可不效曾、胡”。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早年也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时人、后人对其毁誉褒贬的巨大反差，由此也就可以略见一斑。

尽管由于立场和出发点不同，对于一个人的行为与成败得失有不同的评价原本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不论是其在世时还是身后，都出现如此大的分歧，使之俨然成为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矛盾集合体，却是非常罕见也饶有趣味的。那么，曾国藩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他所得到的评价会如此大相径庭？这自然不能不引发人们的好奇，这大约也是他至今仍被广泛关

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导致对曾国藩评价严重分歧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他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是是非非。他本出身文臣，但后来却成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帅。而太平天国所针对的目标虽然是满清王朝，但在其建都天京后的进取与守成中，尤其是在先后击溃以满人为统帅的江北、江南大营之后，曾国藩及其所创建、督率的湘军，无疑成为了太平天国诸将所面对的最主要对手。自然，太平天国集团对他的看法与评价，也就是我们全面了解一个真实的曾国藩的重要视角。只是因为太平天国覆亡了，这方面的资料大多已经散亡，我们现在已经无法了解到太平天国主要成员对他的全部评价。从现在还幸存的一些资料中，我们还能看到的，自然也就只是太平天国集团中一些相关成员的片断评价。而且因为当事人所处位置的不同，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既有不屑一顾，也有心悦诚服；既有衷心赞叹，也有违心奉承；既有深深敬畏，也有辛辣讽刺，同样也存在很大的反差。譬如在天王洪秀全眼里，曾国藩不过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妖孽，没什么了不得的，根本就不是“天兵”的对手；太平天国后期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重要将领赖文光也认为曾国藩不足为惧；而英王陈玉成则认为曾国藩足智多谋，看法存在较大的差别。更为特别的是后来战败被俘的忠王李秀成，即使身陷囹圄之中，对他曾经恨之入骨的“妖头”，既有满口的阿谀奉承，又有绵里藏针的鄙夷。他们的这种种看法，虽然不是太平天国集团对曾国藩评价的全部，但也还是能代表其整体的评价。并且因为是从对手眼中呈现出来的，因而对于我们了解全面、真实的曾国藩自然就别有意义。至少透过他的对手的目光，我们又能看到他的又一个侧面，能对多面而真实的曾国藩有更为全面、准确的了解，也有助于对他作出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洪秀全

洪秀全（1814 - 1864），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汉族客家人，原籍广东嘉应州，清嘉庆十八年（1813）十二月初十（1月1日）生于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福源水村一个农民家庭。少时就学于本村私塾，五、六岁时即已能背诵《四书》、《五经》，16岁辍学，17岁为私塾教师。约从道光八年（1828）起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屡试不中，颇受刺激。道光二十三年（1843）应试落第后，在无意中得到基督教徒梁发编写的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接受了书中说教，吸收基督教义的平等思想，创立拜上帝会。次年，和冯云山转至广西一带进行传教活动。不久，返回广东，撰写了《原道救世训》、《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著作，谴责当时社会现实，为后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初步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拜上帝教的影响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以他和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为领导核心的组织集团，明确了推翻清朝统治者另建新朝的目标。道光三十年（1850）十二月初十日，率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了著名的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同年九月，太平军攻占永安，在此设立官制，并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的雏形。咸丰二年（1852），洪秀全率军从永安突围，北围桂林，克全州，入湖南，进湖北，连克汉口、武昌，并顺江而下取九江，下安庆，占芜湖。咸丰三年（1853）三月攻克南京，改称天京，定为首都。建都后不久，为巩固和发展胜利果实，又分兵西征、北伐，并于冬季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咸丰六年（1856），太平军先后攻破了清王朝用以围攻金陵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在军事上达到全盛。然而，正当太平军在西征战场取得胜利之时，大权在握的东王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杖责洪秀全，并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于是就在咸丰八年（1858）九月发生内讧，酿成了导致太平天国运动重大转折的“天京事变”。洪秀全密诏韦昌辉、石达开带兵回京诛杀杨秀清，韦昌辉率兵杀死杨秀清及其家属，并扩大事态，滥杀无辜。洪秀全迫于众怨，杀韦昌辉，以翼王石达开主政。

不久，洪秀全对石达开又有所猜忌，封自己的兄弟洪仁发、洪仁达为王进行牵制，引起石达开不满。次年，石达开受猜忌负气出走，太平天国濒危。为挽救危局，洪秀全又重用陈玉成、李秀成等后起良将打破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的围困，采取减赋和加强宗教宣传等措施，重整朝纲。其堂弟洪仁玕抵达天京后，洪秀全封其为军师、干王，旨准颁布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政新篇》。同治二年（1863）冬，天京为清军围困，粮尽援绝。他拒绝了忠王李秀成突围的建议，固守天京。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七日（6月1日）病逝，不久天京沦陷，太平天国覆亡。

关于洪秀全之死，曾国藩的奏章及其所刻的《李秀成自述》都说是“服毒自杀”，郭廷以、简又文等认同这种说法，罗尔纲则提出质疑，现在学术界多承认病卒说。

何惧之有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乎^[1]！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相〉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西王令者，合朝诛之！

——《李秀成自述》^[2]

注释：

[1] 曾妖：指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及其领导的湘军。太平天国根据上帝教的教义，泛指一切敌人均为妖。包括人间的清朝皇帝、官吏、兵勇、差役、有功名的士绅，以及封建迷信中的神、佛、阎罗、东海龙王等。凡指地方的一切事物均加妖字。例如称官绅为妖头，称官眷为妖婆，称宣扬封建思想的书为妖书，称宣扬封建意识的话为妖话。消灭敌人为诛妖、杀妖。此外还有帮妖、跟妖、通妖、变妖等说法。有时专指清朝的士兵、差役。佚名《金陵纪事》：“贼以官为妖头，以兵、役为妖。”

[2] 见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第307页。

评析：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洪秀全作此评论时为天京事变之后，天京再度被围之时。当时曾国藩令其弟曾国荃深壕固垒，穷困天京，使得太平天国内无粮

草，而外部援军又无法里应外合，所以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的计划。但是洪秀全不仅拒绝了李秀成的建议，而且勃然大怒，认为李秀成是贪生怕死，所以说“政事不用尔理”、“政事不与尔〈相〉干”，即不用李秀成，他照样可以取得胜利。这些话一方面显示了洪秀全的高度乐观和极度自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他后期刚愎自用、听不进劝谏。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连年的战火，天京附近一片萧条，农桑已废，民不聊生，天京城面对的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危如累卵的困境，李秀成弃城别走的建议其实是正确的。一方面，且不论天京再度被围，即使没有强敌围攻，就天京周边的情势而言，军需供应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问题。曾国藩在同治二年（1863）二月二十七日上报朝廷的《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中说：“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又说：“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贼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贼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实处必穷之道，岂能有久之理。”就形成了一种印证。另一方面，由曾国藩创建、曾国荃督率的湘军，其实力也远非之前由绿营兵组建的江北、江南大营的力量可比。李鸿章在《曾文正公神道碑》中描述曾国藩的湘军时说：“是时公军为天下劲旅，四方有警，争乞公赴援。南则浙闽，西则蜀，北则淮甸，皆遥恃公军为固，虑旌旗他指。天子亦累诏公规画全势，视缓急轻重去就之。”因此，洪秀全对太平天国所面临的形势的判断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及其领导的湘军的藐视实际上并不可取。后来天京的陷落、太平天国的覆亡，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二、石达开

石达开（1831 - 1863），小名亚达，绰号石敢当，广西贵县（今贵港）客家人，原籍广东和平县，出身富裕农民家庭（一说为地主），太平天国名将，是太平天国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传说他尚未到弱冠之年便被称为“石相公”，16岁便“被访出山”，19岁统率千军万马，20岁封王，英勇就义时年仅32岁。金田起义时，石达开率4000余人参加，被封为左军主将，永安建制时被封为“翼王”。1852年西王萧朝贵在湖南长沙阵亡后，石达开率部西渡湘江，开辟河西基地，并取得“水陆洲大捷”，重挫清军士气。随后他率兵夺取岳阳，攻占武汉，随后顺流而下金陵，28天挺进1800里，清军望风披靡，号之曰“石敢当”。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石达开留京辅佐东王杨秀清处理政务。1853年秋，石达开指挥攻克当时安徽临时省会庐州（今合肥），迫使清军名将江忠源投水自尽。1855年初，石达开指挥太平天国水师在湖口、九江两次大败湘军，取得名扬天下的“湖口大捷”，让湘军主帅曾国藩捶胸顿足欲气急投水。1856年，石达开又攻破清军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围。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因洪秀全猜忌负气出走并带走了太平天国的部分精锐，太平天国因此濒危。1861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于1862年初经湖北入川，企图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1863年石达开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但是在强渡大渡河时陷入敌人重围，加之天降暴雨无法行船，因此被擒。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成都公堂受审，临刑之际，神色怡然，身受凌迟酷刑，至死默然无声，观者无不动容。

石达开一生戎马倥偬，就义时年仅32岁，但是他生前身后却留下盖世功名。同为太平天国名将的李秀成在评价太平天国诸王才能时曾说：“皆云中中，而独服石王，言其谋略甚深。”陈玉成则认为太平军中仅石达开有将才。而他的死对头曾国藩说：“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譎。”左宗棠也说：“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